

吕无党家抄本《明史钞略》及其他

丁瑜

北京图书馆藏抄本《明史钞略》，有近人章炳麟、张元济、赵万里诸先生跋。或定为石门吕留良后人抄庄廷铤所撰《明书》之残本。

庄廷铤修撰《明书》酿成残祸，是清初最大的文字冤狱，处死七十余人，已亡者剖棺剜尸，妻孥流放黑龙江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极尽人间之惨酷。三百年来记载此冤狱之史实，散见于清人笔记、文集中，后人读之，犹恨慄悲叹不已。清初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五《书吴、潘二子事》，记庄氏修史事云：“苏之吴江有吴炎、潘柽章二子，皆高材。国变后，年皆二十以上。庄名廷铤，目双盲。不甚通晓古今，以史迁有‘左丘失明，乃著国语’之说，奋欲著书。其居邻为故阁辅朱国桢家。朱公尝取国事及公卿志状、疏草命胥抄录，凡数十帙，未成书而卒。廷铤得之，则招致宾客，日夜编辑为《明书》。书冗杂不足道也。廷铤死，无子，家资可万金。其父胤城流涕曰：‘吾子三，皆已析产，独仲子死无后。吾哀其志，当先刻其书，而后为之置嗣。’遂梓行之。慕吴、潘盛名，引以为重，刻诸参阅姓名中。”

书凡百余帙，颇有忌讳语，本前人抵斥之词未经删削者。庄氏既巨富，浙人得其书，往往持而恐吓之，得所欲而去。归安令吴之荣者以赃系狱，遇赦得出，亦买此书恐吓庄氏。又告之大吏，大吏右庄氏。之荣入京师，摘忌讳语密奏之。四大臣大怒，遣官至杭，执庄生之父，及其兄廷铎，及弟姪等，并列名者十八人皆论死。其刻书、鬻书并知府、推官之不发觉者亦坐之。发廷铎之墓，焚其骨，籍没其家产。所杀七十余人，而吴、潘二子与其难。”

亭林先生与吴炎、潘柽章为忘年交，文书往来，过从甚密。庄氏修史曾邀请顾氏参加，顾托辞未列名，幸获免于难。其所述之事略当可凭信。庄氏修史梗概如此。而所修之“史”因书禁板毁，三百年来即无从踪迹。岂料民国初年，江苏吴县周圭璋（特人），忽得一抄本。签题《明史钞略》，文内所记或署“庄铎曰”故推知为摘抄庄氏所修《明书》之残本。此书后归吴县潘博山先生收藏。并经张菊生先生为之影印，收入《四部丛刊三编》。原本则于解放初期归北京图书馆珍藏。

《明史钞略》原书二册，不分卷第，墨格小字密行抄写，字行楷兼体，刚劲有致。册一内容首列《贞皇帝本纪》；次为《挺击、红丸、移宫、三案总论》；末为《愍皇帝本纪》。册二前为《列传》有李成梁、戚继光、朱光、杜松、呼良朋等传；其次有《显皇帝本纪》；末为《开国以后释教之传》，辑录姚广孝、怀信、溥洽、梵琦等传。书中本纪和列传之次序先后参差，显系错简，当为后人装订时所致。此书虽残缺不全，但所记史事多有正史未收，可补官书之不足。其更为世人注目者，则为本书乃有清一代文字冤狱之首，无辜授命惨死者七十余人，充军为奴者数百人，凡有心人无不愤慨咒詈。

清初迄至雍正、乾隆间，因文网缜密，系统详尽记此冤案成一专书者极为罕见。晚清之际，国势窳败，文禁松弛，记庄氏狱

案之书大行，如《庄氏记私史事》、《书湖州庄氏史狱》、《庄氏史案本末》等。辛亥革命后犹有《大狱记》、《庄氏史案考》、《庄氏案辑论》等刊行。迄至今日亦有以此案件为题材编为历史小说者，如一九八五年《民主与法制》刊出《江南书祸》连载于第四、五期。使这一数百年前的冤狱再现于今天，深刻批判封建制度下荼毒人民、株连刑罚之残酷，亦可见庄氏史案影响之深远。

《明史钞略》虽影印收入《四部丛刊三编》，而知者不多。一九三六年历史学家孟森先生撰《书明史钞略》一文^①，对《钞略》作了详尽的考证和评论。他认为“《钞略》者，遇明史料则抄之，故有诸帝纪，当抄自一家《续明纪》之书。而其列传则实出庄氏私史，并合杂抄。故不曰庄氏《明书》，而曰《明史钞略》。”又谓：“《明史钞略》之为书，虽所存庄氏私史之成分甚少，固亦有价值之书^②。”从以上引文看出，孟森先生即肯定《钞略》之有价值，又指出《钞略》乃“并合杂抄”，而非抄自庄氏《明书》一种。此说尚可商榷，因庄氏《明书》无帝纪的记载，始见于清初陈寅清著《榴龕随笔》，其文曰：“况无志、表、帝纪、世家，止有列传。”《随笔》记庄氏事多贬抑之语，其言庄氏《明书》无志、表、帝纪，或为誇大蔑视之词，或因未窥全书，均在所不免。若证之顾亭林评《明书》之文，对庄氏虽亦多所菲薄，但未言其书无表、志、帝纪，仅有列传，有失史书体裁之语。惟评其书“冗杂不足道也。”其所谓“冗杂”，可理解为内容冗长杂乱，因《明书》出于众人所编，故而“冗杂”。亦可理解为“本纪中再重出诸臣之传”，或书中引用“谕文冗长，不加剪裁”之意。

其次，关于《钞略》乃“并合杂抄”之书，并非抄自庄氏《明书》一书的论断。似亦值得推敲。《钞略》中《李成梁传》、《戚继光传》后之“论曰”，均署“庄铨曰”或空缺。犹沿汉司

马迁撰《史记》，每一“本纪”或“传”后，有“太史公曰”之例。此可证《钞略》乃抄自庄氏私史，当无可怀疑。若以《明书》与《钞略》卷册数量相比较，亦可考见《钞略》当非“并合杂抄”之书。据顾炎武记载庄氏私史原书有“百余帙”，陈寅清《随笔》亦记载谓“召匠刻之，凡五年而成”。顾氏明白提出原书有百余帙。陈寅清虽未说明该书卷册若干，但从刻书所用年限判断，其卷册亦绝非少量。《钞略》现存仅只两册，其内容已包括三朝本纪和多篇列传，可推知全书决不会有百余帙之多；其内容取材节抄《明书》已绰然有余，实无需“遇明时史料即抄之”。至于其署名曰《明史钞略》而不题《明书》，亦有其深义。如此既可避清廷之禁令，亦符合删节原本抄录要略之义。据以上分析，可确定《钞略》实非“并合杂抄”之书。

孟森先生又谓：“《钞略》中之帝纪，虽尽载明代指斥建州文字，然于奴儿哈赤、速儿哈赤等名字，往往空缺。尤可异者，并空及佟氏诸人名。《神宗纪》万历四十七年正月，有云：‘援辽游击□□□叛附建州，以父□□在彼也。’《明实录》则云：‘援辽游击佟国祚叛附建州，以父鹤年在彼也。’佟氏之盛，在康熙中叶。圣祖生母为佟氏，后所立之后亦佟氏，故佟氏布在朝列，北人至今尚有‘佟半朝’之语。私史之狱，起于顺治十八年辛丑之春……”孟森先生因庄氏史狱起于顺治十八年，而《钞略》所书文字却避康熙时讳，感到奇异。故有“尤可异者，并空及佟氏诸人名”之问题。如细推之，其原因在于《钞略》乃吕留良后人所抄。吕留良歿于康熙二十二年，《钞略》当抄于吕留良未卒之时^②。其时恰在庄氏史案之后，又值佟氏兴盛之期。读书士人在文网迭起，惊弓之余，岂能不有所忌惮？故凡遇有与清廷违碍文字，乃加以空缺，此亦理所必然，无可奇异。

《钞略》卷末有赵万里先生跋文一行曰：“此石门吕无党家抄本，卷中‘留’字缺末笔可证。”孟森先生《书明史钞略》文中

亦曰：“审其钞中逢‘留’字必缺末笔，证为晚村后人为避晚村之名讳。此本出吕氏之说益信。”晚村即吕留良号，又名光轮，字庄生，又字用晦，浙江石门人。顺治初参与反清复明活动，事败露，其从子亮功以身代死，留良幸存。康熙元年隐于石门南阳村，建梅花阁、讲习堂，课子读书；深研朱子理学，阐扬朱熹种族思想。康熙十七年举博学鸿词，浙省荐留良，誓死求免。又三年，郡守欲以隐逸荐举，留良乃剃发僧服，自号何求老人，法名耐可，字不昧。于吴兴妙山筑“风雨庵”隐居不出，以示绝意仕途。有子七人，长子葆中，又名无党。随父评注选文，校刻图书。又性喜藏书，凡遇罕见善本必手抄而藏之。其抄本颇为藏书家所珍重。清嘉庆间著名藏书家黄尧圃（丕烈）跋宋王禹偁《小畜集》^⑤谓：“留字皆缺最后一画，以吕无党手抄他书证之，写留字均作留，疑出吕氏抄也。其版心（镌）‘吾研斋’补抄。向未知此斋为何人斋名，后晤江铁君，为余言其详，始知即无党之斋名也。”^⑥又跋《栟榈集》“顷有书友携赐书楼蒋氏所藏吕无党抄本，^⑦颇精雅，并谨慎之至，于漫灭处皆以细笔画识之，存其真也。”黄尧圃是著名藏书家又是有影响的版本鉴定家，以其题识可以想见时人对吕氏抄本之重视。

石门吕氏抄本为后人重视珍藏，不仅因其抄写精善，更因为凡吕氏刻印、抄校及其著述等，自雍正十年严令禁毁，漏网留存于后世者，寥寥可数。禁毁之起因，在于湖南靖州人曾静密谋反清复明，以故国逸民吕留良及其论夷夏之著作为号召，命门人张熙上书川陕总督大将军岳钟琪同谋起义。岳得书佯称起事，却出首密奏。雍正帝即捕曾静、张熙，又谕浙江总督查拿吕留良全家，及其徒严鸿逵等人。时吕留良已身故四十六年，其子葆中亦死。乃于雍正十年十二月十二日谕将吕留良、吕葆中俱戮尸梟示。吕毅中^⑧着改斩立决，其孙等俱应即正典刑，但以人数众多，着从宽免死，发遣宁古塔给与披甲人为奴。家产籍没，诗

文、日记、书籍等并入官焚毁。经此大劫，吕氏父子之著述及其刊印之书，濒于绝灭，其手抄本更是凤毛麟角，藏书家每获得一部则十分珍秘。北京图书馆善本组，经数十年之采访征集，现存吕氏抄本已近十部，其中除《明史钞略》为史部书，其余均为宋人文集。尤可注意者，现知南京、上海亦有吕氏抄本书各一部，亦均为宋人文集，此确为可研究的课题，现不多作评述。仅将北京图书馆藏吕氏抄本，按原书作者时代先后，择要记录如下，以见吕氏抄本书之概貌。

乖崖先生文集十二卷 宋张咏撰

张咏字复之，号乖崖，宋郟城（今山东省）人。太平兴国进士。官枢密直学士，两知益州，为政恩威并用，吏民畏服，平日刚方尚气节。与寇准相友善。官至吏部尚书。张咏为文疏通平易，不为险词怪句；其诗则列名西昆体中，辞藻自然美丽，为后人所称。《乖崖集》宋代刻有两本，一本十卷；一本十二卷。此本乃康熙四十九年吕无隐据十二卷本所抄。十一行二十二字，黑格，细黑口，四周单边。目录后有墨笔题识两行：

“庚寅三月□□□□抄盐官马寒中家抄本，谬误颇多，不敢逞臆改正，恐益失其真也。”

跋文称“谬误颇多，不敢逞臆改正”可见吕氏抄书之谨慎认真。一扫明人刻书添改脱误之陋习。跋文挖空之处，当系吕无隐之名。后之藏书家深悉吕氏受“剖棺籍家”之祸。惧受株连，故将无隐名字挖去，以存是书。

此抄本有“孔继涵”、“荭谷”二藏印。孔继涵字荭谷，山东曲阜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官至户部郎中，尝校刻《微波榭丛书》，仇勘精审，为世所称。现知孔氏当为此抄本最早的藏家。此后尚有“西圃蒋氏手校”、“古吴邓氏家藏”、“意园珍藏图

书”及“叶德辉”、“郇园”等印记，俱可考见其流传渊源，并后世各藏书家对其珍贵重视之一斑。

宛丘先生文集七十六卷 宋张耒撰

张耒字文潜，淮阴人。元祐中官至起居舍人。绍圣中谪监黄州酒税。徽宗召为太常寺卿，坐元祐党籍，复贬房州别驾。晚年居于陈州，主管崇福宫，卒。张耒著作繁富，据南宋初周紫芝《书谯郡先生文集后》，知张耒集在当时已有四个不同本子。一本十卷名《柯山集》；一本三十卷名《张龙图集》；一本七十卷名《张右史集》；一本百卷名《谯郡先生文集》，即周紫芝为作序跋者。此吕氏所抄之本，其卷数与紫芝所记四本卷数均不合。现知所存张耒集之卷数亦无一本与周记相合者，而以七十六卷本为卷数最多，当亦系最全者。又据《增订四库全书标目》记载：“蒋生沐有宋刊《张右史集》七十卷。精极。”蒋氏别下斋藏书，久已散出，未闻有此宋本。

此吕无隐抄本十一行二十一字，无格。卷首尾钤印“铁琴铜剑楼”、“曾为徐紫珊所藏”二藏章。第七十六卷后有前人墨笔题识三行：

“张文潜三子，秬、秭、和皆中进士第，秬、秭在陈死于兵，和为陕府教授，归葬二兄，复遇盗见杀。文潜逐无后，可哀也。”

东莱先生诗集二十卷 宋吕本中撰

吕本中原名大中，字居仁，安徽寿州人。以父荫补承务郎。绍兴六年赐进士，累迁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学者称东莱先生。本中初与秦桧同为郎，相得甚欢。桧为相，对本中私相引用。后本中与赵鼎善，桧怨怒鼎阻其和议，亦怒本中，乃风萧振劾本

中。本中罢官，贬太平观，卒。其诗宗江西派，得黄庭坚、陈师道句法，为后人所称。

此诗集抄本，竹纸，九行十八字，无格。字刚劲，近似颜体。文中凡遇留字均缺末笔。如卷二《正月十三日河堤上作》“东风不与行人便，留滞长亭十里船。”又如《扬州留一上人》。留字均缺末笔一画，故定为吕留良家抄本。一九一九年张宗祥（闾声）先生以此本对校宋本，乃知此并非真自宋本出也。”但其抄写极工，凡有空白处均照录，不臆改增字。此亦为吕无党抄本之特点，或即为其亲笔也。

卷首题下有“秦伯敦父”、“臣敦复”二白文印记。知为秦氏石砚斋旧藏。秦恩复字敦夫，一字淡生，江都人，乾隆五十三年进士，官编修。读书好古，蓄书万卷，颇多善本，其藏书极为后人所重。编有《石研斋书目》二卷。是早期著录版本的代表目录。

后村居士集五十卷目录二卷 宋刘克庄撰

刘克庄字潜夫，号后村。福建莆田人，以荫入仕，官至龙图阁直学士。克庄文体雅洁，诗格清新。其为人则极刻薄，《居易录》记：“后村居乡，不为乡人所与。父老传其舍侧有井，汲以医病者辄愈，后村塞之。”其为人刻薄可知。克庄初受业真德秀，尊崇道学。而晚节不终，投身贾似道门下，谀词谄语，连篇累牍，愈见其人格鄙下。其从事讲学，特自我标榜之假道学也。吕无党抄其全集，或为同气相求之意。

此抄本密行小字，无直格。四周有边栏，版心上题“后村集卷×”，下题“讲习堂”。卷五十末页有题识一行曰：

“辛卯年南阳讲习堂抄，三月初二日始，九月晦日竣。”

此辛卯年即康熙五十年。距吕留良卒，已二十八年；距吕无党进士及第五年。书尾有黄堯圃、叶鞠裳跋，均称是本为吕无党手

抄。其鉴定可信无误。书卷前后钤盖清代历朝著名藏书家印记多方，鞠裳先生跋文曰：“卷端有马思赞、寒中、衍斋诸印，及古盐张氏、宗楠、咏川三印。知此集先归插花山马氏，又从马氏转入乌夜村张氏。其入张古余太守家则更在士礼居后矣。藏弄源流，历然可考。伯鸾其宝藏之。”⑦此抄本中之藏章除叶氏跋文列举之外，尚有“广圻审定”、“黄印锡蕃”、“曾在周叔韬处”等印记。周叔韬先生是当代著名藏书家。曾将历年辛苦收集购买的大量珍贵善本悉数捐赠给北京图书馆和天津市图书馆。此抄本即解放初期捐赠中的一种。周先生的崇高义举，《文献》二十一期有专文介绍，兹不多赘。

注：

① 见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版《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第141至147页。

② 吕留良誓不仕清，隐居教子甚严，有《家训》、《斋规》。其长子葆中最获父爱。《钞略》既多忌讳语，必得吕留良之赞赏，对庄氏修史狱案，亦必知之甚稔，遇《明书》当竭力抄存，故谓抄于吕留良亡故之前。吕歿后，葆中未守父志，于康熙四十五年进士及第入翰林院。则无心抄禁书矣。

③ 黄莞圃跋《小畜集》、《耕桐集》均见《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五。《小畜集》原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尚有此跋原件。

④ 吕留良性喜砚石，撰有《友砚堂记》，对其所藏之佳砚均有题记。“吾砚斋”当即葆中继其父之遗砚所题之斋名。

⑤ 苏州蒋杲字子遵，康熙癸巳进士。藏书甚富，有贮书楼。何焯尝授经于此。乾隆三十八年诏开四库馆，杲从子曾莹检其所审定秘书百种进上。乾隆帝钦赐《佩文韵府》一部及《御制诗》贮于“赐书楼”。

⑥ 吕葆中撰其父之《行略》称吕留良有七子：“为公忠（后易名葆中）、主忠、宝忠、海忠、补忠、纳忠、止忠。”均以忠字排行。此处题毅中，或为避雍正之嫌，而改止忠之名？记此存疑。

⑦ 伯鸾姓龙名凤鸾，广东顺德人。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